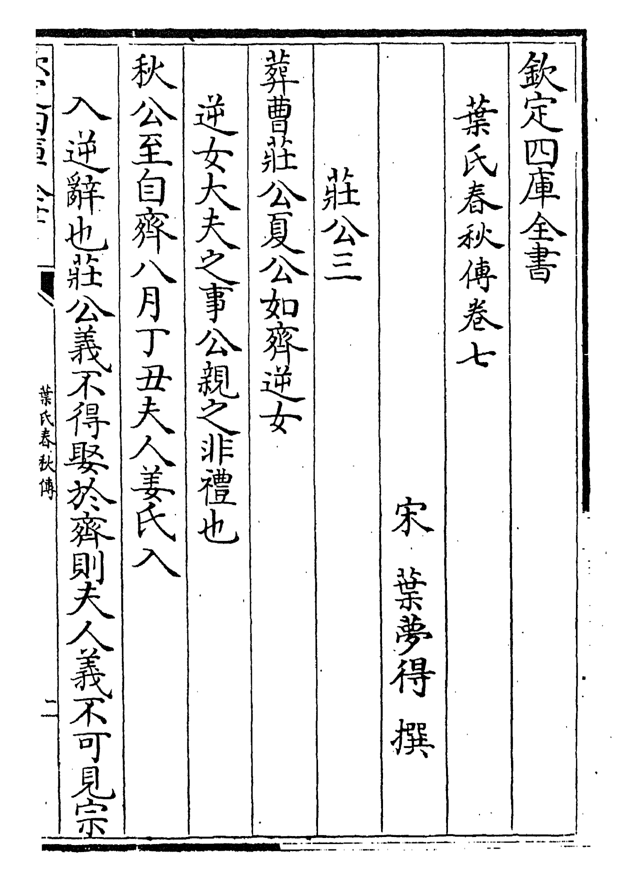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三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大夫之事公親之非禮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逆辭也莊公義不得娶於齊則夫人義不可見宗

廟夫人之至為逆矣故不書至葉子曰諸侯十五而冠冠而生子莊公於是生三十有六年矣而夫人始見以防與扈之盟考之莊公過時而不娶豈得已哉内迫於夫人而齊侯為之制有不得自專也而春秋無異文以為不待貶絶而罪自見也昔者舜不告而娶孟子曰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使莊公而知此義不娶於齊雖不得於文姜以承宗廟之重而盡人子之道與之

為舜豈不可乎卒之身死無嫡而慶父得以乘其隙則莊公之為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宗之婦也覿大夫聘而私見天子之禮也幣諸侯朝王而享王與后之禮也朝有贄享有幣夫人以丁丑入則大夫宗婦既見矣越三日而覿非禮也覿而用幣男女之同又非也以為尊夫人者在物而不在禮矣不言及不以大夫及宗婦也葉子曰吾何

以知宗婦之為同宗之婦歟古者諸侯同宗之妻曰宗婦以同言也大夫嫡子之妻曰宗婦以承宗言也大夫非嫡子其妻不得稱宗婦曰介婦曰衆婦焉子同生傳說文姜與宗婦命之齊穆姜卒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此諸侯之言宗婦之禮也覿夫人何擇於大夫之承宗者歟凡大夫之妻皆得進矣則宗婦非大夫之妻禮諸侯以時朝於天子各執其玉謂之贄朝畢而享王與后各獻其庭實謂之幣於是

享王以辟享后以琮則周官辟以帛琮以錦者也是謂享而非覿大夫來聘無享脩其君之禮成然後奉束錦而請覿者大夫之私禮也大夫而後有覿故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諸侯之大夫宗婦夫人之禮吾不得而聞矣意者其有見而無覿歟見而用贄則大夫以禽鳥婦人以榛栗棗脩先王之制也今見而言覿是再見也覿而言幣是尚物也則宗婦之獻與夫人等大夫覿而用幣猶以為僭享王而况施之宗婦

乎公羊以宗婦為大夫之妻固非矣穀梁雖知其說而謂大夫不見夫人諸侯祭宗廟夫人與亞獻以為不見亦非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君也何以不言爵踰年而喪未除也何以不言子不周乎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曹羈之為曹君歟射姑卒矣而曹不見君君曹者非羈而何鄭忽君鄭而突奪之故書鄭忽出奔衛而突歸不得繫於鄭曹

羈君曹而赤奪之故書曹羈出奔陳而赤歸不得繫於曹突之歸以祭仲赤之歸以戎忽羈正而突赤不正故其辭一施之則羈固所以為曹君也

赤歸于曹

歸易辭也赤曹莊公之庶子自戎入而取國戎有奉而易也不繫曹不與其得曹也何以不言自戎歸于曹不與擅廢置也

郭公

闕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葉子曰日食之禮天子何以伐鼓于社諸侯何以伐鼓于朝歟凡鼓皆所以亢陽也社者陰也諸侯亦陰也天子嚮日

則攻陰故伐鼓于社以攻之諸侯畏不敢攻社故伐鼓于朝以自攻用幣于社以請之也古者散祭祀之牲皆養於國也未有不養而為牲者也玉帛牲牷非大祀不舉次祀則用牲幣小祀有牲而無幣略之也然天災則有幣無牲者蓋社亦小祀牲幣不可以並舉常祀則用牲非常祀則用幣幣可及牲非養則不可及也是禮也叔孫豹蓋知之矣故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季孫宿莫能知

乃以為正月朔慝未作而後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故日食而見經者三十有六而書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六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詩所謂正月者也則魯人之失久矣經於是特正之其亦考於夏書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何必建巳而後行之歟太史以建巳為正月季孫宿以建子為正月皆非也莊公或舉于九月尚先王之制哉左氏不能察而取以為說則太史與宿誤之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妹也不言逆女逆之合乎禮則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水旱祭雩宗蓋有壇焉禮非日月之眚不鼓鼓于社于門非禮也禜門用瓢齎用牲于社于門亦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赤之歸曹戎實奉之故公以春伐戎以正其不得奉也曹懼而殺其大夫則大夫為無罪矣葉子曰春秋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因事以見法不因法以窮其事曹之事非春秋所得盡紀也春秋之所見焉者其君之正不正大夫之有罪無罪云爾則大夫之名固非春秋之所必見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君前而後臣名父前而後子名士二十而冠尊其名

而始予字以見名之重故春秋之法常寄於字與名不應字而字所以為褒也故宋高哀得以子哀書則仍叔之子不書字奪之也不當名而名所以為貶也故宰渠伯書糾則曹大夫不書名與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何以序齊上齊侯失霸也前此者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齊猶未霸也則宋以主兵先齊人可也今齊之主中夏十年矣宋猶得以主兵居上則非霸之道也

故皆貶而人之古者二王後不專征唯方伯而後專征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也文姜死矣伯姬不得歸寧故即洮以為會
會非伯姬之所得為洮非伯姬之所得會而莊公莫
之正蓋文姜會齊侯于禚公不以為非則公會伯姬
于洮宜不以為過矣會禚而後見夫人如齊師會洮
而後見杞伯姬皆公為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再見同盟距前十二年矣天子殷國之節也同盟非齊侯之所得已諸侯信而霸業成則吾所以尊天子者亦已終故自是不復盟天子於是使名伯廖來賜公命則加命以賞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也仲字也大夫則何以得字見主人之辭也古者大夫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

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則葬之矣不書小事也此何以書為其將以圖國也莊公在位久未有嫡子子般孟任之子庶長而得立者也慶父叔牙通乎夫人欲舍般而立慶父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而之陳以為之圖莊公病名公子友於陳於是殺叔牙而立子般君子以是録其行也何以得言如使若以君命出然臧孫辰大無麥禾而出告糴不得言如書曰臧孫辰告糴于

齊公子友諜子般而出葬原仲得言如書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春秋莫能辨焉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之録季子歟昔者陳莊子死訃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繆公於是哭諸縣氏謂諸侯不哭大夫也乃諸侯大夫士師行出疆請於君其反必有獻且告固有許之出者矣而況諜其國乎方慶父叔牙之與夫人

通也季子必微察之曰非我莫能正而勢未可以加也將委之而奔則懼絶而不得復將出而不以名則懼疑而不得去魯之安危季子所自任也則託原仲之葬請於公而求援於陳季子蓋有以圖之矣此所以能卒立子般而行其志也歟君子之防患也貴見微其弭亂也貴能濟若季子可謂微且濟矣宜君子之錄之也

冬杞伯姬來

來歸寧也内女不言來此何以書來父母没矣伯姬

不得來而來也凡諸侯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大夫之再命者也凡婚親迎不親逆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親逆非也非君命而來亦非也不曰逆女大夫之辭也天子逆后稱王后已成婦之辭也諸侯逆夫人稱女未成婦之辭也大夫逆妻稱字姓聽於父母之辭也

杞伯來朝

此杞侯也何以稱伯時王貶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言伐至之日也不地地於衛也凡兵以及者為主及之者為客齊以王命伐衛衛不服而戰故以衛人及齊人言衛人之主戰也敗績不言人其曰

人貶逆王命也齊不救子頹之難雖以王命討衛其稱人亦貶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人之爲貶歟始惠王立而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後幽之同盟三年也是時天下諸侯已推小白而霸矣豈非以率天下而尊王室歟然小白坐視而莫之正也子頹奔衛衛背幽之盟遂與燕師伐王而立子頹明年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處王于櫟而後入周又明年與虢公復王而殺子頹小白方遠伐戎亦莫之問也衛自

是負其罪八年小白亦不討至王賜以侯伯之命請伐衛不得已而後加之兵僅敗衛人亦不能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孰謂鄭突能不失幽之盟以正王室而小白為霸主反遠事於夷狄鄭突能執燕仲父而小白反不能執衛朔春秋所以與衛同罪而一施之槩貶以為人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以兵相援曰救諸侯相伐而方伯救之正也凡救之志皆善也何以曰人微者也

冬築郿

郿内邑也書不時也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為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廩竭也不言米無禾則無米矣冬書之歳杪知其足否之時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

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言使非君命而辰請行也魯無麥禾辰請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乃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謂之為辰之請行也然則與之歟非與之也臧孫辰卿也古者冢宰以歲杪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待其竭而後為之謀則已晚矣以為居官當事不辟難則可以為卿之職則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因舊而脩曰新有加其度曰新作廄馬閑也禮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為乗三乗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廄廄為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廄之脩非務也葉子曰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所得為也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

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宮或以親盡而不新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於雉門及兩觀亦魯之所得為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歟由是以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所惡於新者為其作也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於延廄固所得為矣以為不能制其國用至於大無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事於他豈

知務者哉故雖其所得為亦不免於罪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之新延廐亦可
仍而不仍者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鄰叔姬也何以繫於紀而得卒成紀季之後也
城諸及防

諸防内二邑也得時矣何以書新延廄已非矣城又非也以諸及防小大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左氏作次當從左氏不言主師微者也故與伐邾之辭一施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國也降鄣非自降降之者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伯姬卒矣書葬叔姬卒矣又書葬存紀也葉子曰春秋於紀何其致意之深也自紀季以酅入齊不以為叛紀侯大去其國不以為奔終始二十餘年常欲紀之屢見至叔姬葬而紀絶矣蓋王政不作諸侯以力相并者不可盡誅也故以紀一見之以為雖齊之强有終不可以滅紀雖紀之弱有終不可以服齊者則國固非人之所可滅而人亦不得滅人之國而天下之争奪息矣故曰興滅國繼絶世而天下之民心歸

焉孔子之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内地也有齊濟有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戎也此齊侯之師何以曰人正亂者先中國而後四夷楚强而未伐衛伐而未服罪乃越千里之險而事夷狄以齊侯為誇也故貶而人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帷士簾臺非以為觀也天子為靈臺以候天地諸侯為時臺以視四時非是不築築臺于郎非所築而築也築而又築益過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者何軍獲也下奉上曰獻齊霸主則何以獻獲於我㳙我也始小白伐山戎請兵於我不從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魯必即

楚小白乃止故其歸也誇之以示我春秋從而書之挈齊侯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凡蠻夷戎狄有干王命方伯征之則獻其功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記異也歴月不雨異也歴時不雨尤異也歴再時不雨異益甚矣葉子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一失其節則陰陽之氣繆矣故春秋以冬春書不雨者所以見

異也至夏則將有害乎稼穡矣異不足言也故夏而不雨則書旱至秋則稼穡將成而又受其害者矣旱不足言也故秋而不雨則書雩雩者禱也春秋無以秋書不雨以雩見之也夏以旱見不雨而僖獨四月一書不雨者以著其不為旱也秋以雩月不雨而宣獨秋一書大旱者以見其不得雨也此周正也禮至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者夏正也夏而不雨猶有望於秋秋至於八月不雨則苗槁矣無復有望矣故君

為之變君以民為本者也民以食為本者也君而無民則無與立民而無食則無與生此春秋之所謹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内邑也書亟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宋地也齊侯霸也宋何以先齊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季子殺之也何以不

言刺順季子之意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始公問於
牙固曰慶父材矣俄而牙弒械成則不得於公而欲
弒公也季子幸其惡之未成而不以為國獄則和藥
而飲之使託若以疾死然義不失正其國仁不失全
其親者季友之意也葉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周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居
東二年而罪人得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誅管
叔豈得已哉使周公知其將畔必有以處之矣何至

於誅故曰仁智周公未之盡而季子能隱之此周公之所不得為也而何貶焉故茍不可以殺雖鄭伯之於段容之於始君子不以為慈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茍可以殺雖季子之於牙酖之於將弒君子不以為過書曰公子牙卒此君子所以處君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正也禮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男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此弒也何以不書弒内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為弒不地則知其為弒也未踰年之君未葬稱子書名未成其為君也古者天子在喪稱予小子未踰年而死則曰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諸侯則否故諸侯未踰年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何閔公立而聘齊也慶父殺般者也何以不聚成季子之意也叔牙可殺則殺慶父未可討則未討惟不急於慶父而後季子之謀可行也葉子曰慶父與季子之事魯存亡之所由分也嘗試論之慶父與叔牙専國久矣外乗莊公之弱而無所憚内扶夫人之姦以為援季子陳出也而非其母弟得與聞國政於其間亦幸而已矣及莊公問後而告以叔牙之言方是之時權在慶父季子非特不可誅其兄固力之

所不能誅也適其將謀而未成故得先事而密殺之至於牙死慶父知其謀而復殺般則次必及於季子季子豈愛其身不能死難者哉以為慶父殺巳而自取之諸侯容而不討則魯因慶父之國矣不容而討之則兵加於國魯之亂未巳也閔公者夫人之娣叔姜之子是亦慶父之黨於時纔八歲僖公賢而長慶父不立僖公而立閔公亦豈甘心以為君者哉假夫人之故以說於齊少緩魯人之怨而申其志於後云

爾則慶父終欲得魯者也季子於此勢不得兩全寧置慶父而辟之陳則可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能隱而季子得全於外魯庶幾其可為矣此季子之志也春秋蓋察之矣故直書慶父如齊而深隱季子奔陳至季子來歸而後始見褒則慶父如齊非逸賊季子奔陳非逃難卒之誅慶父而立僖公則季子之謀魯者無遺策是固君子所以成其意者也

狄伐邢

閔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閔公般之庶弟而般未踰年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也何以盟定公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定公位歟左氏穀梁皆以是盟為納季子夫子般弑而季子奔陳慶父請於齊而立閔公慶父與季子蓋不並立於魯者閔公生纔八歳安能内拒慶父之强外名季子而請諸齊慶父者季子之所不得制權非出於閔公則魯人亦安能違慶父名季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公羊不為義而何休獨以為季子畏慶父權重後復為亂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而

為此盟是雖無據而吾以為可信何以知之落姑齊地慶父利閔公之幼而終欲奪之季子察之審矣既殺子般而歸獄於鄧扈樂則安知不復殺閔公歸獄於人而自取之歟凡諸侯立不以正必待于盟會而後定固非王法矣桓伯而與鄭伯為垂之會制在鄭伯也宜立而與齊侯為平州之會制在齊侯也閔公之時小白方霸諸侯閔公雖不當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前戒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

此吾所謂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于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於齊則季子亦可挾齊令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此公子友也何以謂之季子親貴之也內大夫奔未

有言歸者此何以書歸賢之也桓公之子四人長則莊公也仲為牙而謀弑公叔為慶父而殺公能殺牙以全公盟閔公以正慶父則人孰不以為親而顧其還孰不以為貴而倚其重曰是乃吾君之季子云爾天王書季子來聘親貴之在上譏之也魯書季子來歸親貴之在下賢之也

葉氏春秋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二

冬齊仲孫來

仲孫者何齊大夫仲孫湫也何以不名貶也何以不言使不與其使也外大夫不徒出盟當言盟聘當言聘未有非盟聘而來者也齊侯既與公為落姑之盟

矣謂魯難為未息則問罪伐之而已以為已息則何難焉齊侯之失也湫大夫也大夫非公事不受命非所來而來湫之失也雖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而不能使齊侯討慶父姑曰難不已將自斃是養亂也雖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而不能使齊侯保閔公姑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是懷安也則亦從君而已矣故於齊侯則奪其使於仲孫則奪其名葉子曰春秋大夫以名見而不名者所以為貶也仲孫湫以奪

名爲貶則與殺大夫無罪而不名者何辨殺大夫不名官舉之也尊之故不名貶大夫不名氏舉之也略之故不名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推其祖之所自出之祭也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有二

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者也何以言於莊公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于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葉子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過是而毁矣以為親盡而迭毁者禮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情也時一變而祭之者親廟也而毁廟不及焉故謂之祫喪畢而舉之自是五年而再殷祭則毁廟之主皆及矣五年而再祭者毁廟也而祖之

所自出不及焉故為之禘以祫之明年舉之自是二年而復禘則祖之所自出亦及矣然是天子之禮也古者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祖之所自出不敢僭故諸侯祫而不禘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太祖不敢越故大夫享而不祫其曰大夫士有大事賜於其君干祫者此禮之不以為常者也故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魯之得禘以周公之賜也周人禘嚳而魯以禘祀周公豈周以嚳為

祖之所自出文王配之魯以文王爲祖之所自出而周公配之有爲之降殺者歟禮廢久矣世之學者猶及見魯禮者以春秋所書也然而春秋見禘而不見祫何也以爲祫者諸侯之所得爲合於禮則不書其因事而見則謂之大事諸侯之祭莫大於祫也禘非諸侯所得爲而魯以周公之賜合於禮亦不書則因事而見以著其名者特以别其非所爲而爲爾禘祫之時於禮無見吾以孟獻子之言推之所謂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考是在魯雖為僭然實周之舊制歟葢郊天事主乎陽故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陰故以夏至魯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者不得全同於天子則以夏之四月也乃僖公以七月禘于太廟者是用獻子之僭言爾春秋所以著之也惟祫無所據而文公以八月大事于太廟比躋僖公有為為之未必其節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此弑也何以不書弑內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弑不地則知其為弑也葉子曰季子來歸見貴於春秋然叔牙將弑君而季子殺之慶父弑子般而季子不能討乃使復致閔公之禍則季子得無貶乎春秋之與奪有正之以法者有揆之以情者正之以法所以立天下之教揆之以情所以盡天下之變魯之權在慶父矣外挾霸主之令內恃國人之心此季子之所以得歸也然齊侯雖盟於落姑其志未果於討慶父方

使仲孫湫來省難則慶父無深畏於齊而權猶在已豈季子一朝所能奪哉是以姑吉禘於莊公以示宗廟之重徐以待其釁此季子之所能為也慶父知國人不與而季子未可動終不能保齊侯之不討已則惟有篡閔公而君臨之猶可以茍存此季子之所以不能知也使季子始得國而即誅慶父不幸不能勝身死而慶父無與制雖閔公其可保乎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二者權其輕重寧失之緩不可失之急故終

能圖慶父而不喪其宗國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不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于鄧扈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公之弑慶父簒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已亦無能為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為重而不遽討之

也僖公立則慶父自不能免矣故直書慶父出奔莒而不著季子奔邾春秋終始之意也葉子曰公羊以牙欲立慶父而季子殺之以為遏惡故將而不免慶父親弒二君而不誅以為不可及故既而得免夫弒君之惡一也豈未弒者以遏惡不免已弒者反以不可及得免乎是葢不知季子以僖公為重之意陳佗殺於蔡春秋不以為緩而桓公得葬慶父召於莒而殺之固已討矣何免之云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也何以不言名褒之也閔公弑慶父奔季子與僖公方適邾齊侯使高子以南陽之甲至魯未知其窺之歟平之歟齊侯之命高子將曰可則盟不可則不卒與季子立僖公盟國人而定其位則高子之為也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高子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褒焉不言使制在高子也前定之盟曰來盟楚以屈完

來盟齊完能服罪以尊王故得名氏齊以高傒來盟魯傒能立君以定國故得稱子是以春秋之辭一施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此高克之師也鄭伯惡高克而反暴其兵於外久之不名衆散而歸非師之棄鄭鄭棄其師也葉子曰是高克之奔陳者也春秋何以不書高克出奔而獨志鄭之棄其師乎蓋鄭伯之所惡者高克爾而師何罪

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猶稱師以衆為重也今狄入衛鄭伯以禦狄為名而出高克遂并其衆而不返夫誰與為師哉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夫周公之征三年矣而士無歸志使有天下而用其師如此孰有能棄之者是在易之師所謂地中有水者以為畜衆之道非鄭伯之謂矣故以鄭一見法焉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僖公閔公之庶兄也而閔公已踰年親之非父也繼之如父者臣子一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前未有言伐邢者何以言救備狄也狄與邢爲怨久矣前言伐邢而齊救之未得志也故令入衛而三師爲之備焉次者有待之辭也凡救不必皆交兵苟可排難解紛者皆救焉敵未至而前爲之備

則先言次而後言救次其意也救其事也敵已至而後為之援則先言救而後言次救其事也次其意也直救為救次而救亦救要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滅無善辭救無惡辭葉子曰吾何以知次言救之為善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然則救之為言亦非有惻隱之心者歟孰

利之而使趨也孰迫之而使進也亦曰吾心而已矣則救豈有不善者哉春秋救而言次者二聶北也雍榆也學者皆言雍榆救晉先救後次而齊無鬬聶北救邢先次後救而邢遷于夷儀為以不果救見貶於春秋夫三國於邢利害未有相及也如欲不救則勿救而已矣何用入其地而復止待其遷而後為之所乎三師能救邢不能使邢常存邢之遷自遷也非亡也邢不待伐而先救晉已伐而後救之吾以聶北之

功有大於雍榆者是以知三師非得罪於春秋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自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何以再目齊師宋師曹師救一事也城一事也歸而復城者齊侯之志也凡城而遷者專也遷而為之城者正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也公薨地不地故也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何以不言薨于齊非薨于齊也薨于齊則可言歸夫人之喪非薨于齊則不可言歸夫人之喪曰齊人以歸者喪非齊人之可以歸也

楚人伐鄭

荆自是始稱楚荆其自名也楚中國之名也蓋將變而從中國矣故前伐狄曰荆今始加之人荆人來聘臣之辭也楚人伐鄭君之辭也君臣猶同辭以為是

無別於君臣者則亦無別於君臣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此齊侯之會也邾人以微者會乎非微者也夫人嘗孫于邾矣而齊侯殺之於夷蓋取之于邾也齊取子糾於我殺之猶為之辭則取夫人於邾殺之我不得與之並會公可以辭矣故邾稱人若非其君然所以病公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夫人之故也齊可以取夫人於郱義也霸者也我不可許夫人與齊道也子也故不敢以榿之盟無討於郱君子以魯為近於道矣偃郱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酈魯地也挐莒大夫之再命者也蓋責慶父之賂而不得故來伐我莒挐死之凡諸侯戰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不稱姜貶也文姜之罪未有以討之者也故於其孫貶之其惡以孫著也哀姜之罪齊討之矣則孫不必遽見也故於其討而喪歸著之其惡以討著也文姜得罪於夫故去姓與氏哀姜得罪於子故去姓存氏不於薨貶霸主之令也喪至而後貶春秋之義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衛也狄入衛

殺衛懿公戴公文公廬于曹而不能國齊侯與諸侯遷衛於楚丘而城之何以不言城衛不與諸侯之得專封也諸侯城之則何以獨言城楚丘衛非諸侯所得城故為之辭若城其内邑然古者大封諸侯告於后土頒祀於其國土其地而制其域為之畿疆而設其社稷非天子莫之敢為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有相滅亡諸侯力能救而救之與之則亂法不與則滅國無與與也故與其實不與其文以楚丘言之

云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滅虢也虞貪晉賂許之假道而請先伐故序晉上疾之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邑不言滅虞恃虢虢恃下陽無下陽則無二國矣故以下陽當二國也葉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有天下者固不在險也然在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則聖人有時而用險矣所惡於險者為其恃之而不為德也苟德之修雖險猶將設之況可守而不守乎虞虢之相為援宮之竒蓋知之矣曰脣亡則齒寒豈特滅國乎詩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古之人蓋有推其所以滅而知其滅者也恃其非所恃則雖浚洙見譏不守其所可守則滅下陽亦不免於罪夫亦必有德者然後無所恃而不失其守故以虢一見法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

歷時而言不雨者不憂雨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言

不雨者閔雨者也有志乎民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

徐始見書人狄之也舒附庸之國也葉子曰荆九州

也鬻熊受封在荆之楚而非荆也故謂之荆楚而楚

初以荆自名者僭荆而有之也其後復中國之稱故

言楚舒亦荆之别也故謂之荆舒其不曰荆者以舒自名而已其後復有舒鳩舒蓼舒庸者蓋又舒之别所謂羣舒者也名從主人君子無所加損焉

六月雨

記喜也書不雨矣則不書者皆雨也何獨志於僖公歟僖公書不雨者四皆以月見僖公有志於民而閔雨者也則僖公之雨宜喜矣僖公之喜皆雨也何獨志於六月歟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

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宜喜矣葉子曰水旱堯舜之所不免也然古之人不以是歸之天而必反之己故湯有六事自責者矣春秋十有二公而不雨獨見於僖文蓋憂雨者有矣莫勤於僖公故以歷月見而志雨不憂雨者有矣莫慢於文公故以歷時見而不志雩夫文公而無雩則雨之得否亦何以為心哉雖旱亦不書也僖公有志雨文公無志雩是民事之不可不重也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盟者前定之盟而往涖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蔡自莘之敗楚以獻舞歸後十三年

北杏之會一以人見又明年而楚復入之自是齊侯

霸不與諸侯會者二十有三年蓋懼楚而屬之以為

與國也齊侯將有事於楚故觀兵於蔡先楚而侵之蔡人知楚不足恃而齊為可畏是以不與蔡侯而潰楚於是乎始服葢善之也葉子曰左氏記侵蔡以為蔡姬之故夫小白之霸攘荊蠻而抗中國莫大於此舉苟以一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也昔者湯征諸侯葛伯仇餉湯始征之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小白一侵蔡而蔡潰雖楚之强不敢不

聽天下之不難服如此惜乎小白之不能爲湯也

遂伐楚次于陘

遂繼事之辭也齊之侵蔡志在楚也故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伐之道也古之伐罪者必有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不遽加之兵也齊蓋命於楚曰爾貢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反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蓋未之服焉進而次于陘屈完來盟于師始退而盟于召陵以是爲伐

之道也葉子曰昔者稱管仲曰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在此伐也歟然而辭無所褒何也春秋王道也自伐楚而言中國所賴以安則雖管仲以為仁可也自王道而言則小白亦霸而已矣天下何取於為霸故小白之事管仲之功春秋未嘗有異辭而為公羊者乃始進之為王者之事挈小白以為春秋每致意焉盟不日會不致有過則為之諱穀梁從而和之山戎之伐以人為愛癸

丘之會以日為美梁丘之遇以辭為大夫春秋豈區區於一小白哉信斯言也是將率天下以為霸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然春秋未嘗與戰也吾亦以為小白於諸侯亦彼善於此爾而何褒焉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必孟子而後能知也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于會稱會卒于師稱師許男在師矣何以不

言卒于師非卒于師也疾而返卒于道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凡吴楚之大夫皆言人屈完何以不言人進之也諸侯次于陘楚使屈完來觀于師未知其窺之歟服之歟楚子之命屈完將曰可則盟否則不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乗而觀曰與不穀同好如何屈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則屈完之為已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屈完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進焉不言使制在屈完也盟于師楚志也盟于召陵齊志也盟而後退師其成在楚退師而與盟其成在齊故再見盟焉以齊為善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濤塗畏齊師之道其境以病陳使出於東方齊侯以申侯之譖執濤塗不責其師之病人而責人之不忠已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及不言主師内之微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侵蔡也何以致伐楚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

葉子曰至諸侯返而告廟之禮也出而告者必以事則歸而告亦必以其前所告者春秋從而書之此禮之常也何以或不致其本事非故異之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者異爾桓公之會本以伐楚而先自侵蔡

始楚服而與之盟蓋伐之後事歸自宜以伐楚告而

穀梁氏不察曲以為義謂有二事偶而或致後事或

致前事以為大小之辨者故謂此為致後事而大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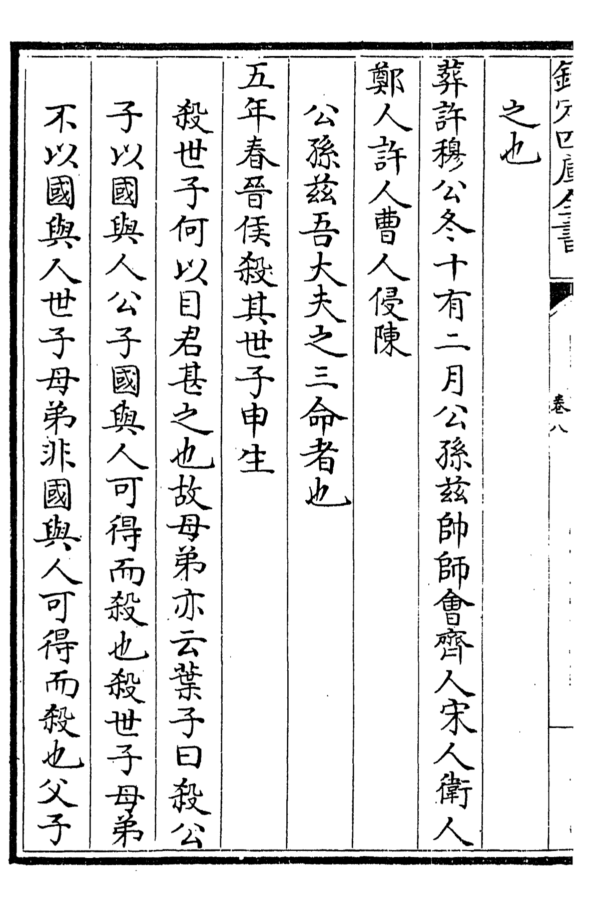
楚以新城救許致伐鄭為致前事而大伐鄭夫新城

之役出而告者伐鄭而已楚人圍許而遂救許此乃

伐之遂事既非其本事則歸安得而告乎至於柯陵

蕭魚之會皆不悟其會伐本以服鄭而後會為言或

曰不周乎伐鄭或曰得鄭伯之辭皆不知經而妄意



之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兹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何以目君甚之也故母弟亦云葉子曰殺公子以國與人公子國與人可得而殺也殺世子母弟不以國與人世子母弟非國與人可得而殺也父子

天性也兄弟天倫也非其父不父兄不兄而誰敢殺乎昔者萬章嘗問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以為仁人之扵弟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夫惟知親愛之出其性則雖有罪固不殺也况無罪而殺之乎世衰道微有子弑父弟弑兄者故春秋之為教殺世子母弟特以其君責之葢曰能為人父然後可正天下之子能為人兄然後可正天下之弟亦各反其性而

已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歸寧也莊公哀姜死伯姬歸寧固罪矣曰朝其子則志乎以子見而已曹伯猶不得使其世子來朝伯姬而可朝其子乎我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而與之朝我亦與有罪也

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襄王鄭也殊世子尊之也天子之世子世天下

諸侯之世子世其國皆不可以齒其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間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盟者所以結信不敢以所不信加之於尊者也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再地首止善之也惠王欲立子帶而廢世子小白欲置之則無以尊王室欲爭之則無以奪惠后故率諸侯盟世子而會焉諸

侯相與奉鄭而世子之位定矣天子在而名世子世子舍父而從諸侯以道則不正也世子定而王室安以小白之義則正也君子蓋以是善焉葉子曰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焉樂道人之善而惡人之不善天下之情一也樂之故每以為不足一言不已至於再再言不已至於三君子猶以為未也惡之則唯恐絶之不速拒之不嚴一言之已過矣而肯至於再乎故春秋會盟而再目地

惟四而已首止也葵丘也宋也平丘也以為會盟非諸侯之所得為吾既槩以為罪而一正之矣後世有繼世不以道而亂世嫡定之如首止者守國不以禮而慢王政率之如葵丘者强弱相陵而窮兵不已和之如宋者荒服闌入而滅人之國正之如平丘者不少假之則天下終無與立也故待天下之變而有出於不得已者各於其事一見法焉春秋之義也

鄭伯逃歸不盟

何以不曰逃盟有不盟之心而後棄而歸也盟者諸侯之所同也不盟鄭伯之所獨也舍所同從所獨苟以其身竊去焉則逃而已矣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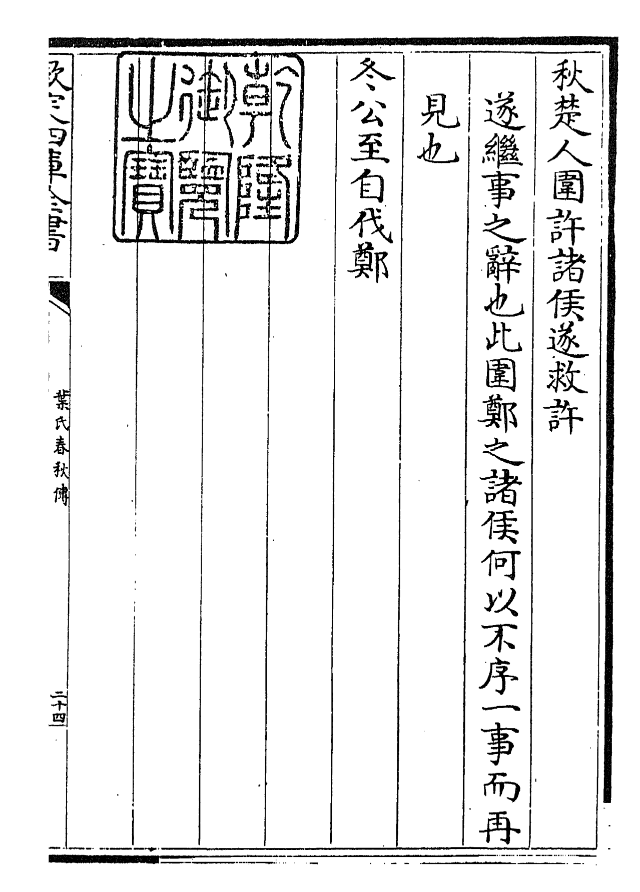
下陽滅則虞虢為已滅故虢亡不書滅虞亡不書滅獨志執虞公焉所遺者惟其君而已不言以歸虞為已滅則虞公不得有其國猶若執之晉也晉假道以

滅人而復滅其所假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虞稱公或曰商之故爵也或曰嘗入而為王三公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新城以新城為伐也伐者問罪之師不于其國于其邑非伐也為後齊人伐鄭起也葉子曰伐以問罪非志於得也服之而已宋伐鄭而圍長葛楚伐宋而圍緡君子以為非伐之道

故見圍焉此伐鄭而圍新城蓋鄭未服罪而施之於新城未遽加兵於鄭此霸主之令也則何以與長葛及緡同辭蓋宋楚以一國而伐此以諸侯而伐以一國而伐固有私之者矣以諸侯從霸主而伐其誰取于一邑君子宜無疑焉乃其不即問罪於鄭使楚得圍許而遷其師致齊人再伐而後服則諸侯未得為無罪也其情雖與宋楚異其事則與宋楚同故其辭一施之此君子所以慎於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遂繼事之辭也此圍鄭之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冬公至自伐鄭

葉氏春秋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葉氏春秋傳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二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齊既再討鄭逃盟之罪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所由來矣乃用陳轅濤塗之譖殺申侯以說於齊申

侯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有國殺有人殺國殺者大夫有罪而君殺之君亦有罪而累上者也人殺者大夫有罪而人殺之國人皆曰可殺者也古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大夫國體也挈國與人殺者大夫之罪也挈殺其大夫者其君之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小國之亦有三卿歟五等諸侯之臣其命數則有

間矣而卿大夫之名未之有別也蓋為之國者大小雖不同而設官分職之事則不可殺一官闕則一事廢矣既與共王事則未有不命於王者所以尊王也如是役也猶有私爵人而曠其官者况畧之而無所受命乎則以為二卿而不命於天子者記禮者之失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寗母

陳欵鄭華何以得與盟諸侯有故則世子攝其君下

其君之禮一等周道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王人微者也序於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請盟也霸主有帥諸侯以共盟諸侯無乞霸主以請盟盟諸侯之所得為也鄭伯殺申侯以謝

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甯母之會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洮之役以王人會黜鄭不得與鄭伯於是懼而請盟乞盟猶乞師也有得不得焉師非我所有乞猶可言也盟我所得爲乞不可言也有諸侯之會不能正其事乃至於下人而請焉賤之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而禘禘禘之節也何以書不正其用之以致夫人

且僭天子也夫人者何成風也成風僖公之妾母僖公欲尊之以匹嫡故因禘致於太廟始見其祖考為夫人不與非禘之道用禘者也成風遂為夫人矣故後甍以夫人風氏見不稱用致夫人風氏内辭也蓋魯自是以妾匹嫡致其志妾母之始而不言風氏其義則甚乎以風氏見也周之禘以七月日至魯之禘以季夏六月七月而禘僭天子也葉子曰三傳言夫人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夫哀姜之為夫人

固在莊公之世矣雖以罪討於齊僖公未之敢黜也故其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何用至是而始致之乎聲姜不書至蓋僖公之娶在即位之前也以齊媵而得於傳無聞焉審僖公果以是易嫡則於至之日已定之矣何待禘而後始致之乎此皆理之必不然者吾固以穀梁之言為正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王之太宰也何以言周公太宰而兼三公者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以六卿有道者兼焉王人不得繫周劉子單子不得繫周宰周公得繫周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體者也宋子未踰年之君也葉子曰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

孔子曰吾聞諸老眀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故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夫非禮之禮大人不為也其可有三年之愛而不盡於父母歟則雖伯禽為之固不以為常也而况因之以為利乎秦伐鄭晉襄公墨衰經而敗之殽春秋貶而稱人君子之惡奪親也甚矣故春秋諸侯會征伐在喪而出與者或踰年或未踰年各以

其實書之無所加損焉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也而穀梁獨以宋桓公未葬背殯出會為無哀然則衛爕卒成公既葬而會於洮亦書子則無貶乎彼固未知春秋之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内女未適人不卒伯姬卒許嫁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字之不名列於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笄而字之列於成人二十而嫁女子許嫁不為殤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亦以成人之禮卒焉葉子曰內女嫁為夫人則卒以尊同也為大夫妻則不卒厭也何以許嫁而卒之歟曰各以其服為之稱也女子在室為父母三年其嫁而適人降而為父母期故父母為之報也未嫁者服齊衰三月適人則服大功不以齊衰薄大功之喪比未嫁所以有加於已嫁者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也毋地葵丘善之也首止之

會既已正父子而尊王室矣故於是合諸侯而授王政焉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諸侯於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咸諭乎小白之志君子蓋以是善之也葉子曰惠王崩而襄王始立天子在喪可以王臣而會諸侯歟

襄王之立非惠王之意而惠后猶在首止之盟雖已定而諸侯不能保其無如鄭伯之逃盟者則襄王固未知得終安其位也比霸主之所當憂則請於王而與之盟王亦出內臣而臨之有不得已者是以無易樹子猶載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君子不得不與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奚齊未踰年未成君也故

言其君之子未成君則不可以弑名故稱殺焉葉子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也可以未踰年而薄其罪歟曰春秋以名定罪若其義則亦各視其情而已奚齊商人之弑舍晉里克之弑奚齊皆未踰年之君也商人之弑以已也取而代之里克之弑以文公也蓋以納文公焉故於奚齊則不成其為君於舍則成其為君不成其為君者春秋之法也常也成其為君者春秋之義也變也法不可以變而亂名實義不可以常而

廢善惡此政之所以行而教之所以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如朝也凡公如皆朝朝君之事也大夫如皆聘聘臣之事也諸侯之邦交以世相朝非周道也即位大國聘焉小國朝焉霸主之令爾魯前有諸侯來朝者矣未有朝人者也葢小白既霸魯於是事齊魯之屈於大國自僖公始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荀息賢也荀息不食其言者也葉子曰子糾之難名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不嘉名忽之死而與管仲以仁里克傅申生申生死里克不死以納文公荀息以不正傅卓子卓子死而荀息死之春秋何以不與里克之不死而與荀息以賢𢿘子糾未君也卓子已君也荀息之不正可責於傅卓子之初不可責於卓子弒之際夫受命而傅之既立以為君則君臣之義定矣可以君而不死其難

乎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以為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以為大人夫言之不必信亦必有義焉而後可故非復言之為難而近義之為貴管仲之仁雖可與而名忽不可為不忠里克之罪雖可薄而荀息不可為不信亦各有義而已矣故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荀息葢知之矣此春秋所以賢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弑卓惠公重賂秦以求入里克迎而立之惠公既得國曰又將圖寡人乃殺里克以説晉人里克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里克衛甯喜皆弑君者也然其死不書以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始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責討卓與剽之賊者

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弒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余殺喜而尸諸朝則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公獻公初無愧於卓與剽歸正二臣之罪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喜乎而徒以行其私使二臣雖負弒君之惡而終得以

免是謂名不正而刑罰不中者宜春秋之所謹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戌建亥之月書不時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丕鄭父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父聘於秦未反請殺呂甥郤稱冀芮而納文公既歸秦使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遂殺乎鄭父乎鄭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公及夫人姜氏㑹齊侯于陽穀

夫人姜氏聲姜也僖公不戒文姜之失而使夫人復㑹齊桓公不戒襄公之失而納夫人以為㑹皆過也桓公之業自是衰矣葉子曰吾何以知夫人之為聲姜歟言哀姜者已死矣言聲姜者見薨見葬而不見逆蓋僖公娶於世子之時故逆不書於經則夫人固

聲姜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黄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杞也淮夷病杞諸侯遷杞於緣陵而城之何以不言城杞不與諸侯之得專封也故為之辭若城其外邑然何以復言諸侯以不終乎城亦不序以見貶也楚丘之城也衛人忘亡緣陵之城杞未有聞焉以為有闕而去之則非救災卹鄰之道諸侯為不足序也與之故没諸侯而為之辭略之故見諸侯而不序葉子曰春秋諸侯及大夫之行事有再見而不序者有初無所見而不

序者再見而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初無所見而不序不足序而略之也故諸侯不序見於經者兩盟于扈一會于扈及是而四焉前盟于扈不與趙盾之臨諸侯後盟于扈不與晉伐齊而取其賂扈之會則欲平宋亂而後不果者也是皆以為不足言故略之略之者簡之也左氏以縁陵為闕後扈盟為無能為扈會為無功蓋近之矣然復或以為公後至或以為公不會故不序則不能必其說夫後至乃公之罪何與於

諸侯而反不得序乎公羊穀梁或以為失序或以為
畧或以為桓德衰皆僅知其端而不能盡蓋春秋之
義有在於詳略者非比事而深考之未足以言君子
之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內女也內女則何以得遇鄫子愛季姬使自擇
配也季姬已許嫁邾子鄫子來請婚僖公未知其所
與也則名鄫子見季姬以擇之若邂逅相遇然防魯

地季姬以為可而後鄫子來朝以請故以季姬及鄫子非婚姻之道也何以言使鄫子來朝鄫子以國君使乎季姬賤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季姬之遇為擇配與季姬不繫鄫則未嫁之辭也後見季姬歸於鄫則始嫁之辭也於是乎擇之矣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僖公雖賢而不知禮故致成風為夫人則非所以事其母及聲姜以會齊侯則非所以閑其妻愛人以姑息而已則安得以禮正季姬哉王政之不行葢雖

子產為鄭不能奪公孫黑之强委禽乃從徐吾犯妹之所欲以與子南其習俗有自然矣公羊乃以為奔則已甚夫奔匹夫匹婦之事也豈可行之於有國故吾以徐吾犯妹與子南之事推之而後知其説云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沙鹿梁山皆在晉不繫之晉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天下記異也葉子曰是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者歟此幽王之詩也故曰國

必依山川川竭山必崩亡之徵也伯宗其知之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前救邢先言次于聶北聶北邢地以次為救者也此救徐先言次于匡匡衛地不果於救者也故以其大夫往焉非救之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以敖主兵内辭也大夫何以不序無功不足序也楚遂敗徐于婁林齊自是不復救人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記異也晦月晦也夷伯魯大夫夷氏也伯字也大夫則曷為以字見大夫卒則不名也震雷擊之也桓宫僖宫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為其親盡而當

毀也夷伯之廟必有不得其正者矣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者歟天之威怒非苟然也成王未知周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啟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是以君子迅雷風烈必變中夜必興正衣冠而坐以為天不可不畏也故以夷伯一見法焉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以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戰也以力得之曰獲不言師敗績君獲舉重也晉侯不名内未有君也執言以歸獲不言以歸執而以歸者屈服也獲而不以歸者非屈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二王之後也聞其隕而知其石數之則五也于宋國中也不言隕石五于宋孅有隕之于宋者也葉子曰春秋不書晦朔惟記異與戰則書古者謂朔月為吉月惡其始之不能吉也用兵有違晦惡其陰之窮也故震夷伯之廟書晦戰于鄢陵書晦隕石于宋書朔戰于泓書朔謹始慎終之道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逮是月也不得其日則嫌與上同日也鷁水鳥不能高飛以進為順退飛猶逆飛也五石先物近也近者察其形而後知其數六鷁先數遠也遠者見其數而後辯其物都鄙也自是而之他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几公子友也何以言季友猶仲遂始賜族也賜族多矣何以獨言季友仲遂季氏後逐君仲氏身弑君世

御强而專國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季友仲遂之為賜族歟古者天子以姓氏旌羣臣故舜以禹治内賜姓曰姒封之於夏而氏有夏以四岳治外賜姓曰姜封之於吕而氏有吕天子之氏氏其土也諸侯不得以地與人則不得賜姓與氏故公孫之子氏以王父之字别其宗云爾而大夫之有功德者賜之族或以其氏或以其謚或以其官或以其邑天子命氏則世國諸侯賜族則世官天子諸侯之辨也故衆仲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凡族皆死而後賜之者也季子殺叔牙曰公子從吾言必有後於魯國及其死而立叔孫氏不待孫而稱叔孫此以氏為族者也而春秋之世亦有生而賜之族者諸侯討宋亂取華督賂而立華氏此周之末造也然則佚末氏而先見季遂末氏而先見仲非以世卿故志其始賜族而特書之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淮夷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國也

夏滅項

項國也孰滅之公滅也公方在淮則何以能滅項使

大夫滅也內不言滅此何以言滅諸侯方與公責淮夷病人於外而公復使大夫滅人於內以公為病矣何以不言大夫非大夫之罪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何以不言公及公未歸也會非矣公未歸而專行又非也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伐齊者何納公子昭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如夫人者六人生諸公子長曰無虧其三曰昭屬昭於宋以為太子其後復欲立無虧齊侯卒而無虧立昭奔於宋宋襄公用是納昭夫人無嫡則立長納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以宋師及齊師言宋之主戰也

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何以稱人以狄狄邢也邢嘗病於狄而遷夷儀矣衛同姓而復與狄伐之自取滅於衛者也不可曰邢狄伐衛故人狄則邢亦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諸侯有罪執而歸於京師者伯討也故以侯執執而不歸京師者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執而言以歸者歸於其國而釋之也執而不言以歸者即其所而釋之也凡執而不名内未有君也此何以言名執而殺之

也何以不言殺之大夫則言殺之諸侯則不言殺之君臣之辭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盟于曹南曹地也何以不言宋公邾人盟于曹非曹之國中曹之南也曹衛邾同於伐齊而不同於戰甗衛以狄伐則有辭矣曹邾之不至以納為非正也宋公强而與之盟故不盟於國中而盟於國外各以其徵者來義不足以服之也宋於是復圍曹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不名惡邾也謂其為虐亦已甚矣故人邾而不名鄫子也用之或曰殺之以祭也或曰血其鼻以祭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公羊作公會左氏穀梁作會當從二傳會者何沒公也地齊齊亦與盟也齊小白死五公子爭立而齊

衰矣陳穆公思小白之德率四國與公而盟焉畏楚之或侵也陳蔡鄭皆楚之與國也陳率諸侯以保齊可畏楚之侵而使楚亦與盟不可小白率中國以攘楚公得率楚以保中國乎楚之窺中國自是始矣故四國皆貶而稱人公亦沒而不得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梁亡

有一朝而亡者不幸而人或亡之也有積久而亡者

雖幸而人欲存之不得不亡也人亡之可曰亡梁人欲存之而不得不亡不可曰亡梁梁亡而已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梁之所以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路門也何以言新作僭天子也因舊而修謂之新有加其度謂之作禮天子五門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古者謂國門為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謂路門亦為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釗于南門之外魯得以天子臯門之制為庫門應門之制為雉門周公之賜也而路門則有諸侯之門焉新作南門書豈非有加其度而僭天子路門歟故與新作雉門之辭一施之不曰路門天子有路門曰是天子之南門云爾

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夫人之宮也天子六寢后六宮諸侯三

寢夫人三宮曰東宫曰西宫中宫處乎中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何以書人以狄齊也衛人伐邢狄以前與邢人伐衛之故請於齊爲此盟以謀邢難明年狄遂侵衛復報邢而滅之邢衛之怨以齊爲有力則齊亦狄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此宋公也何以言宋人不知諸侯之不宗

已而強圖霸也齊楚何以皆稱人此亦齊侯楚子也知宋公之不足宗而矯從之盟也故皆貶而人之

夏大旱

記災也夏以月志不雨者未為災也以時志大旱者歷時不雨而播種不入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公欲圖霸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諸侯

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宋襄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宋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宋襄公可謂不量力矣齊桓公自同盟于幽而霸歴楚文王堵敖未嘗與之通至成王立而以人來聘已而連侵伐鄭者四年桓公於是遂伐楚雖成王之强以屈完來盟于師則楚服矣然相繼八合諸侯而楚不與知成王未可以致則外之而不使得與中國諸侯齒也今襄公一圖霸

而遽名楚豈以桓公所不能為而已為之乎鹿上之盟公子目夷固知小國爭盟之為禍矣楚子偽從之以覦其釁而襄公弗悟遂再為此會則宜楚子之所易也故偃然欲與之爭中國而不肯為諸侯下諸侯亦莫敢復先焉者蓋以王爵推之也襄公乃反從之以相敵則惡在其為霸此楚子所以知其無能為而遂執之歟故春秋不貶楚子而以爵書之以為宋與諸侯之罪而未可以專責楚子也

葉氏春秋傳卷九